漢都古訣
一

無學論漢都

上御昌慶宮親以御醞勸国師問永命之術對曰永命在天非人力也乃寫順字進上曰順字何義也對曰臣觀山論水且筮得一字乃順字也順字之義順則順數可也逆則逆數可也請以山水白之順數則三百六十逆數則六百三十無乃三十六世應三百六十年乎上曰然則足矣師曰此乃大運其中有小運〻〻亦難矣專在於人事而已洛陽之陽明咸陽之陰困猶云無德而亡有德而興豈可以漢山之地穹於小〻術數而論長短哉上曰然術不可信山水亦無其理耶對曰斯言極難以理觀其事〻實知其理請以漢山水論

之願秘之勿説臣觀漢山自道峯為金像至三角變水體乃
仁王成木局木覔為火体是為木姓其地生於金結於火金
為九火為七逆数則七九六十三也然道峯金体劒戟森列
且来剋於木〻不必被其蔭也但山居水中用事故不能為
害〻之則即位七年兵自一室起殿下有離宮之厄未及百
年大君逐立擄国二百年後青衣之人自東而来八路烟火
七載板蕩二百五十年後北胡入城時君有易服行酒之禍
中間孽臣之禍賊子之變每〻興作考其年数則兵事在申
子辰刑殺在巳酉丑何則火剋金〻局之勢木脉在白虎乎
頭故有此刑殺水局勢道峯在青龍泄氣故有此干戈此

皆理也非關小〻術數也由此觀之聖君時作難免夭折賢
臣輩出捴被禍殃皆出申子辰巳酉丑此非小運之厄耶且
有木姓都被水蔭之理自水山為始以火山為七順數六七
四十二也但祖子孫相生無一物間斷其間秋則一言可知
長子不能襲位次子傳統五世後猜忌并作骨肉相爭六七
世後國嗣絶之枝庶入統堇〻繼承嫡統無人庶主登位其
於三世則孑〻孤立內無強近之親外無捍禦之臣人皆曰
是日曷喪朝不謀夕専無樂生之心考其年數白猿仙人駕
鶴歸金鷄女主御竜歸殆哉〻〻斯是小運將終之時乎及
其時鄰里異俗朋黨十分可慮巨室勢族捴被殘滅全

者十不二三人才種種多出其於不用何嘗有用者則終塡溝壑聖世難交况末歲乎老妣掇簾啇政小兒稱主鎭世幼主元年刑殺大起血流城郭越四十年異人自西而來以幻妖之學誑誘愚俗爲害甚大行殺戮反傷和氣莫非國運以山論之則艮有三角其興有三王之聖其終有三王之暗其亾也有三國分之北有白岳百惡俱備其興也有賢士之秩其中也有逆臣之秩其終也有邪怪之事南有終南其興也崇用南士扶植國脉其中也黨分南北其終也国終於南且冠岳自南而窺其興也以被南賊而成業其中也南寇大至塗炭人民其亡也南人窃發時時侵邉沿海數百里之

地盡為空虛三角自後而竊其興也由北方起其中也北胡
凌侵至於臣服其亡也北冦入境北方數百里之地皆為左
衽終其危乱此乃小運將亡之兆也以大運論之則四百年
後人民繁盛年〻豐穰皆謂富饒而武事不備而隣侵
凌国無其人浸〻為乱以至六十年則唐將卯生人率十萬
兵守鴨綠江吞食西北凡十年臨津以西鐵嶺以北尽為所
吞神人自頭流山献遷都之計加延二百年國祚當是
時武殘文弱可謂君不君臣不臣哀哉〻〻此乃順字逆
數而豈無逆理之道乎盖三百六十年前雖有小難而
君明臣忠禮樂彬〻可觀此乃順字順數之數耶其後

五十六年賴水火相生人民不識干戈宰相徒尚虛文可謂
豊穰昇平而方伯自上剽竊吏胥軍校自下侵掠是以民不
安土野無居民惟李諸生頭戴黃巾入于名山大川之間
先生有言曰黃巳難危畢竊冦金馬可見龍吟哀申酉兵
四起戊亥人多死子丑猶未定寅卯事可知辰巳聖人出午
未樂堂堂古訣云天兵渡臨津二百年後庚辛之間兵出湖
南大乱將作張崔二姓倡義首乱其後走肖騂羊奠邑
起馬頭流神人議獻遷都之計其六八神將走肖將玉璽
奉獻于天冠山下終主入于濟州一百五十年遂終

敎外問答

火
晝嶺觀午走 牛 駝馬安双林 分三路 青猪滄海溺
離巢見鼠奔 鷄猴列四君 郡 木羊月下芬
兔走摩尼島 迭主碁翻覆 金朝誇田子 跨刃
鼠奔錦水春 兆始列熵蚊 昔日碩功勳
十木十八子 欲 將兔斯塗炭
緣名海島中 無如為井昆
大言訣
冬 水濱 崑

虎兔相牙雖曰凶　歲值白龍人何去　馬首羊蹄須變怪
殘害尚不及生民　若採蛇尾必凶殘　人須勤力不失農
猿鷄鬪處隨猛狗　三分僧俗知何日　寄語世間猜覓士
赤猪蜂窠豺虎穴　黃牛東奔白虎南　須從白兔走青林

論曰完山伯有三子曰淋曰泌曰淵淋早死泌淵與鄭遊於八道評論山水仍上金剛山毗盧峯相謂曰盖天地之陰陽先爲主張泌曰山水之法奇異絶勝鄭曰自崑崙山來至白頭山初入平壤〻〻已過千年之運復移於松岳

五百年之地妖僧宮姬作乱地氣衰頹大運歪塞移于漢

陽其畧曰 干戈未完忠良死 南渡蛇龍人何去 瑞日乾坤長夜明 須從赤牛走縱横

沁曰白頭山来脉運移於金剛山至於太白小白山川鍾氣

入於鷄龍山鄭氏之五百年之地元脉伽倻山趙氏千年之

地全州范氏六百年之地至松岳王氏復興其餘存勿論

沁曰三角雲臺何如鄭曰經某年當某歲有知者生無知

者死沁曰何時其然鄭曰汝子孫末宮中寡婦意自專

殿下嬰兒手自墜國事將非單身無依世人何知後有賢

人以自貶論 村〻水杵 家〻及第 士子橫冠 走遍橫已 處〻人蔘 人〻進士 神人脫衣 聖諱加八

又云 不利於山 利在弓〻 丙子坎胡滿國山不利水不利 不利於水 落盤在瓜子 利於弓〻之生謂丙子胡乱也南漢

祕都俱不利〻於弱也

鷄龍石白草浦行舟黃霧黑雲赤盪三日彗星出於軫頭入於河間犯於紫微移於斗星到於牛間與太白小白中偕〻祕曰三角爲竅峯白岳爲主山漢江爲腰帶溪山爲青龍冠岳爲案山太頁爲白虎何如鄭曰是故四盜入冠岳次中興 冠岳爲案 王室三次 册室起灾

上憂擾民 吏殺太守 綱常永殄

祕曰今日相對何所不言願聞黑龍張波之歲宜有日出之兵赤鼠飮凋之年必有白龍之乱明年春三月安竹之間積尸如山聖歲秋八月仁富之間夜泊千艘駒廣之間

嘉之間和氣
永嘉即此山也
培之北兩西之間
閑々九年之水
之兵何人避

人烟永絶隋唐之中鷄犬無聲奈何鄭曰初如高麗末如三韓天數自然沁曰願聞避身之地鄭曰有十處一曰豊基順興二曰安東華谷三曰開寧龍宮四曰伽倻五曰丹陽永春六曰公州鄭山三深麻谷七曰眞木八曰茂豊德裕九曰醴泉十曰太白其中豊基乃永居之地賢相良將継々而出沁曰求穀種於三豊之地求人種於兩白之間此十處兵革不入凶年不入逢白衣賊則結婚兄弟和樂無虞又永加之間和氣靄々永加即金剛之西五臺之北十二年賊兵九年之水矣十二年兵秋何人能避之耶然入於十勝者觀其時而生日暮而故自金剛伽倻沁曰何其然耶

鄭曰後人若有知者觀其勢而去沁曰漢陽四面百里人烟永絶鷄犬無聲黃平則三年之內千里無人烟且切忌東炭何耶鄭曰某山某水地勢如此可以詳細沁曰賊民自全州而犯去湖中津華之間萬舡橫江此一大患也鄭曰此則微細之患也若至末世則吏殺太守小無忌憚上下之分蔑如綱常踵出畢竟主少国危了了之際世祿之臣有死而已沁曰末世之事吾且詳焉有九年之大歉人民食木皮而生四歲染氣大熾人命除半士大夫家亾於人蔘仕宦之家亾於貪利淵曰後世之愚氓以龍門為隱身之方盖彼山水之法以外言之有生而已奪氣漢陽故其中氣勢死穴也後

人若去此山五臺山北賊民披探不一歲萬命厌死奈何鄭
曰山水種落若是怪悖安得不然沁曰後人若有知者入于
十勝地必有愚夫挽留無論公私大小禍福何可盡喻難以
形容矣鄭曰鷄龍山自右平沙三十里南門後起汝子孫末
鼠面虎目大歛時至帍患害人魚塩至賤川渴山崩則白頭
山北胡馬長啾両西之間寃血漲川漢南百里人何去焉淵
曰木覔乃産陰形也士大夫家添界一国無礼則奈何鄭曰
此亦無憂溪風防塞黄氏無後沁曰鷄龍開國功臣卞相裴
將房姓牛哥如手如足大小白之間旧班復古後人稍有知
覺者深藏子孫於大小白之間可也鄭曰盖人世避身不利

山不利水最好兩方汝子孫末国祚尽於八壬終於我子孫矣沁曰我子孫殺汝裔汝子孫殺我裔理也奈何淵曰十勝之地尤好避身之地鳥嶺前後大路奈何鄭曰鳥嶺簞城大軍浮海而南入全州湖中賊民黨聚於津華兩西人民殺害故此十處兵秋不入凶年入捨此人何去焉鄭曰張氏倡義首乱期在庚辰之炎 金之年之金神起 瓊海風波無停時 欲北欲南求不得 嗟汝不死意何爲 有知者時去十勝地此先入者還中入者生後入者死淵曰然則十處經十二年兵禍六道之民有死而已四面如是歟歲九年此處不入蓋山水之法奇哉之之後有知覺者行

一云甬㕑今製衣

一云一片福州

古訣

乞而入可也辛䳲壬三無事幸矣有事鄕野小安瑞曰鷄
龍之南外四郡亦人世避身之地一般也鄭曰此處小愈於
京畿東炭耳平蔚三雖曰吉若逢赤眉賊之乱當如渴川之
魚古訣云遠李最强白衣喩嶺其畧曰東風三月草如茵鉄馬来嘶漢水濱一偏外卅安定地可憐相對旧羣臣
擇都若信從僧言稍有延祚之望鄭姓之人出而是非傳不
三世簒奪之禍生歲幾二百板蕩之乱至愼哉〻〻山骨竦
峭水面潺湲無十年之豊無三十年平安害事宰相比肩
而立朝野無議政之日人民無樂生之心漢江水赤三日南
唐
倭乱国八年相繼庚將卯生人平十萬兵任鴨綠江十年

女人南迁之士北流丙丁兵起屈辱胡奴宗孽崇事鏄叱
求伸理女顛越自此多事国無名相外無名將儒者傾冠死
人失衣兵出西北六朔靖乱金山丈六佛汗出成血黄龍佛
骨仆地動容乱生六十年隋唐之間最為切害京江絶人他
国妖僧黄花衣冠與王對坐時事可知天兵渡臨津二百年
後庚辛之間兵出湖南大乱將興莫邑起馬走肖跨羊血流
千里不可説水鷄辯悪金虎較力甚至土猴人極矣厠下
有鉄熕火艷妻木宅首乱土羊繼変大小白山下兵火飢
飢饉不得侵人最為東方樂土太白山下樂哉〻〻有
志之士勿憚黄冠深耕擧巢可以免禍尚醴之間積尸

如山永沃之間血流成河西北兩道再為胡地湖西之民白眉作乱三国鼎治定在卯辰之年金馬木猴之相水牛當龍之将土蛇金狗之卿共治国事昇平六十年只恐鄭姓再生復乱人家凌夷不振末為奠邑外姓所奪其時士人須向鷄龍山下樂哉樂哉〇又訣 青樹吉里十里一人 碧山新村十祖一孫

高訣 星名 一云金狗堕地玉碟生塵

庚寅 金烏堕卯玉葉生塵白衣倒青梨花無光

辛卯 長君御極治化可觀魚鹽至賎虎傷人命

壬辰

癸巳 九年大水

甲午　汾水秋風牛山落照

乙未　宮中之事宦官主焉姚孀興爲三更焼下玉璽来往五月川邊金魚出沒

丙申　王孫立極削平禍乱凶年殺命兵禍不息半

丁酉　生半死

戊戌

己亥　蟬殼入宮山鳥登庭

庚子　宮廟三動大駕一遷當此之時庇身之計莫如

辛丑　依山依水先動者死中動者生若非積德累仁之家必無孑遺矣

壬寅　南北并爭中外分離大臣列士纏骨兵塲王孫
癸卯　泣血狐城
甲辰
乙巳　古月之非魚羊真乃降于島山
丙午　一云兼致凶荒
丁未　極值凶禍秋野免登山鳥入庭聖壽何忙
戊申　諸葛已死一域偏方金城一云錦城罷弊避禍更始括席范增
己酉　疽背
庚戌　渡
辛亥　一龍變海三軍下淚黑子狐城白髮君王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時事已矣江東雖小亦足主矣
智人知機寅卯種裔西北合勢湖南樹義白頭之北胡
馬長啾大小之間旧班復旧貴賤無定世祿何支
三國鼎峙定在卯辰年太白之下最為強盛經七十年
終并二國末為所簒其時人士須向鷄龍山下殿基○丁
未三迁國都萬民溝壑○癸丑姜裴二姓分國分雄白老
渴位道路流血○甲辰南宗赤變路絶滄溟○王氏之季

妖臣謗國李氏之季妖僧乱國矣權王氏之亡悍臣難制
李氏之亡女謁最力
沁曰幾甲幾周鄭曰四百年之後七甲子中年運移於我
子孫矣
鄭曰汝子孫國祚尽於八壬乱於朴終於我子孫李曰汝子
孫中起大發當我子孫末困在窮崖生於同年名亦一字而
言語動靜無異鄭曰我意亦然朴之危勢在於國中李曰
汝子孫出於何地鄭曰我子孫出藏於漢陽五十里之地中
居於京城百餘里也鄭曰漢北有避身之地李曰何謂也鄭
曰楊州北面鉄原境漣川境麻田境兩水合襟處李曰後世

何其知也歸来太白山下富貴蕃盛青衣神仙入鷄龍山
鄭王海島舟御時黑雲白霧晝夜不變故國君臣欲進
不能進欲言不能言無戰即位李氏將末十年風雨漢江如
空流凶荒連綿染疾不絶月星相戰漢江赤湯
李沁與鄭戡同遊於八道名勝之地上金剛山毗盧峯鄭
曰崑崙来脉到於白頭平壤已過千年之運新羅三韓承
其大運已過千餘年運移松岳五百年之地末年妖僧宮
姬與人作亂運移漢陽李氏之國陰陽消鎻瑞日復
生南渡鈍龍今安在須從白馬竄林中沁曰崑崙来脉運
旺白頭山川鍾氣佳淑入於鷄龍山鄭氏八百年之地後至

復興其餘未詳鄭曰汝子孫享國四百年之後七甲子申年三安竹之間積尸如山烟火絶於楊廣之際沁曰洪兕李將自速他禍越年不多真人乃出仁富之間夜泊千艘隋唐之間鷄犬無聲當此之時保身之地有十勝地逢白衣賊結婚乃吉永加之間和氣靄靄五台之北兩西之殺氣閃閃九年之水十年之兵何人能避入十吉地鄭曰有知者先入此則可免然貧者生富者死沁曰何謂也富者錢財不忍捨去負薪入火貧者無恒產安往不貧鄭曰四百年之後變怪百出民殺太守無所忌憚綱常之變層出沁曰黑猿青猿黑龍黑蛇天命尚在畢竟主小國微世臣自犯其死

人自陷其梁搆禍千萬鄭曰黑猿無息之後九年相歟
人食木皮千里連松一朝白立四年時染生者幾人士大夫
之家亡於人蔘仕宦亡於會財方伯守令但知有錢不知
有身玉體有慎如醉如狂權臣專政盜其潢池生民塗炭
無有餘地勢家旧族廢為蓬田下賤平民反為榮貴
鄭曰鷄龍石白草浦行舟漢陽百里殺人如麻两西胡馬
長嘶末年之君鼠面帚目大歟不息土酒至歌如糞人命
众於十倍魚塩貴如金玉申酉之穀不能活八道之民戌亥
之变未能免溝壑之死父殺子兄殺弟挽回不得王宫風雨
猺零萷屋火患亦立两西怨血成川漢陽血流漂杵池曰

鄭氏開國房姓牛哥如手如足南征北徯東征西怨戎衣一
擧四海咸仰金姓洪哥又為一朝之元八百蓍龜之責又在
洪李十二周公之功又在金鄭和方之計莫如兩白之間泌
曰兩白為美鳥嶺一路奈何鄭曰李氏之軍等城而大軍
浮海而入南海凡十處三南逃竄如兄如弟半衣一食必刺
相資六年可期鄭曰申酉之兵五月可滅戌亥之灾可謂乖
常又移子丑猶未定寅卯年間眞人乃出咸陽之林辰巳事
可知午未年末丹城山青之界地名晩岩俗稱만아물自
開闢以後無疾病土沃山中開野東南低西北高眞足藏
身之所

十勝地一豊基車岩金鷄村在郡北小白山下兩水間二
花山安東呂羅奈城三報恩俗離山下甑項洞四雲峯頭流
山下銅店村五醴泉金堂洞北地雖淺不路兵戈不入六公
州麻谷維鳩兩水間周四百里七寧越正東上流無髴潰者
不可先入八朱茂茂豊北洞傍隱德裕山脉無非避辭九
扶安安壺山下藏爲最奇十伽倻山萬壽洞周回二百里
可藏保身東北不可